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二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武宗正德元年六月甲子陝西徽州大雨河溢流沒
居民孳畜廬舍甚衆 十二月庚申刑部左侍郎何鑑
以黃河已平議停防河夫役事下巡撫河南都御史陶
琰查奏河患不常先年荊隆口決水奔入海漕河失利

治河大臣建議起夫併力修塞其患始息因備行一省
隨戶丁之多寡編僉河夫五萬八千七百餘名以備之
近已減五分之一矣若再停革恐非先朝預防之意况
所設雖有前數亦惟用於有事之日若河流循軌固不
妨廢農業但宜嚴禁有司勿頻擾而私役之耳工部覆
奏謂勿革便從之

明武宗
實錄

正德二年黃河徙入泡河大水壞民禾稼居舍

沛縣志

明武宗正德四年河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

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
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
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
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

明會典

十

月戊戌戶部覆議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會同平
江伯陳熊等所陳八事一黃河遷徙無常往往衝決漕
河所當深慮宜訪察熟知水利官員預為隄防以杜將
來之患 癸卯初黃河水勢自弘治七年修理後尚在

清河口入淮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
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今年六月又北
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因單豐二縣
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尚家等口曹單二縣田廬實多淹
沒九月又決曹縣梁靖等口直抵單縣人畜死者房屋
衝塌者甚重圍豐縣城郭兩岸相對闊有百餘里蓋南
行故道淤塞水惟北趨漸不可遏諸漕運暨山東鎮巡
官恐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寧安平運河難保無

虞各陳疏濬修築之宜事下工部議得旨河患重事宜
即行各該鎮巡官公同相視用心計處及時修理務須
停當不許妄費財力事完之日差科道官勘實以聞

明武

宗實
錄

是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工
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
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

通漕

類編

侍郎崔巖於祥符董盆口寧陵五里鋪各開地四十里按黃河故道引水由鳳陽達亳州又濬孫家渡故道十餘里引水由朱仙鎮至壽州而各入於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以殺水勢築梁靖口下埽以防衝決會霖雨暴漲新築臺埽遂蕩然無遺矣

河南通志

是年夏河復決楊家口淹及曹單命工部侍郎李鎰治之鎰築隄魏家灣起至沙河驛二百七十里以防

北徙

山東通志

鐘以工部右侍郎督修京倉時汴徐河患告急救兼
左僉都御史總理修浚抵曹縣因已集人夫築長隄
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自滎澤抵永城縣疏通
水道以防潰決是時海羅劉六劉七兵荒言官乞暫
取回京詔可

雷禮撰李公傳 按鐘一作堂
字時升靳人成化丁未進士

明武宗正德五年二月己亥初黃河自河南原武滎陽
分而為三其一自亳州鳳陽通淮入海其一自德州過
丁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橋其一名賈魯河自窪泥河過

黃陵岡亦抵徐州小浮橋弘治中河決黃陵岡犯安平鎮遣官視之大名築隄五十里曹州築隄百三十里翼以小隄河患乃息是歲九月河自儀封北徙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濫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等言河勢北趨隄外水高隄內地下倘北決龍王廟壞安平鎮必為運河害法當先治上流儀封考城等縣疏濬故道引河南流勢有所分然後築塞決口修復故隄自張岡馬頭而東至龍王廟別築月隄倍加高厚庶幾大隄可全

運河可保是時河南上流不以餉道為慮而大名諸郡
舊無椿草夫價兵部請下侍郎崔巖會各鎮巡官通融
計議務令調度合宜干碍居民田廬亦為區處無得糜
財興怨 六月己亥工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崔巖
奏頃奉命治河自祥符縣董盆口濬四十餘里榮澤縣
孫家渡濬十餘里賈魯河濬八十餘里亳州濬四十餘
里及長垣諸縣決口修築已漸有緒曹縣外隄梁靖決
口未塞者止四丈為驟雨崩潰臣詢諸父老皆云黃河

變遷自有適然之數若正統間沙灣之決弘治間黃陵岡之決為患數年所費不貲後上流水勢稍緩方克成功今河勢衝蕩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卒塞莫若於曹單豐沛沿河處增築隄防毋令北徙庶可護障運道且乞別命內外大臣知水利者與臣共議仍俟秋成之時施工工部議覆有旨責嚴治河無方仍令與鎮巡官詳議務期成功

九月己丑工部右侍郎李鏜上修河事宜大略謂黃河

自河南蘭陽儀封考城一帶故道淤塞其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勢甚瀾漫衝梁靖楊家二隄決口淹沒曹單田畝前此侍郎崔巖亦嘗修濬緣地高河澱隨濬隨淤水殺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以今觀之梁靖口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凡河流故道湮不復疏況河勢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決口其黃陵岡上下及杜勝集縷水隄俱被衝啗水淹大隄計安平鎮甚近就使梁靖口築成其容受全流無

地必致迴激黃陵岡隄岸正妨運道尤為可慮今欲起自大名府地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止築隄共長三百十里正以防河北徙可保運道無虞雖若一時工役重大而於久遠終為有益工部覆請從之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修河工部右侍郎李鏜還京初河決儀封考城等縣命工部左侍郎崔巖往治未畢鏜代之至是鏜奏銅瓦廂等隄岸崩頽陳橋集等長隄淤淺低薄俱應增築請設副使一人專理下工部

議以河南災荒民窮盜起宜令鏜將緊要隄岸決口及淤塞諸處速為濬築其不急者且已之遂召鏜還京專以副使領之 十二月辛丑以畿內山東盜起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鳳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治河道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七年二月辛未命沿河守巡兵備守備軍

衛有司俱聽總理河道都御史劉愷節制

明武宗實錄

是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

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堦集都御史趙璜又隄

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

明紀事本末

明武宗正德八年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工部議以黃陵岡界在大名及山東河南之間工料夫役各有主掌彼此事權不一宜遣重臣一員專委責成庶克有濟上命管河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仍協同各處撫巡官議處九月丁丑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愷奏河決黃陵岡率衆祭告越二日河南徙山川之效靈祚我國家

如此工部尚書李鏊因請遣愷祭河伯之神而愷亦宜
獎勵詔賜愷羊酒愷於修河之役束手無策乃歸功於
神鏊從而獻諛皆可罪云

明武宗
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從
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是年驟雨漲
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
南居民田廬盡被漂沒

河防
一覽

楊淳字重夫澄城人正德戊辰進士九年陞都水司

郎中管理通州南班河道浚決橫汚築復隄防一時
糧道稱便京儲頓增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
大功禮曹議祀以宋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
於其中公具奏改正且修葺其祠宇纂王端毅公之
奏議邱文莊公之詩刊為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
再補虞衡郎中歷四川布政使

呂枏作楊公墓志

明武宗正德十年四月癸丑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
劉愷為兵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 六月己未陞巡撫

山東右僉都御史趙璜為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壬戌添設山東兗州府同知直隸大名府通判長垣東明曹縣城武四縣主簿各一員專管修河以河決陳家等口為患甚劇從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等奏也 丙寅以黃河水災免山東曹單武城

三縣歲欠備用馬匹

明武宗實錄

是年侍郎趙璜疏分水須水二河先是崔巖功弗就河遂衝決益甚至是璜乃於滎澤東濬分水河鄭州

西鑿須水河疏亳州河渠至是水勢漸殺不為害

河南

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二月甲子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趙璜奏曹州當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交屯營參錯盜賊竊發且河決黃陵岡等處方議修治宜留兵備副使吳漳仍舊管事兵部議覆從之九月己亥總河趙璜言黃陵岡舊有昭應河神之祠自河決梁靖口以來遂至蕩覆無餘祀禮久缺今治河工成宜答神貺乞重造祠

宇令有司以時致祭其沿河考城曹單被災縣分稅糧
請減免及賑卹豐縣為水患尤甚乞下撫按官從長議
處從之 五月庚戌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
卒大夏湖廣華容縣人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登甲申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為浙江左布政使癸丑河北徙妨
運道擢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未幾決張秋鎮大夏
議於孫家渡四府營疏上流以分水力而築長隄捍之
隄起胙城盡徐州亘三百六十里功垂就中人有譖其

糜費官錢者遣太監李興共事興密察覈卷籍無所得
甲寅冬功成乙卯召還視院事歷兵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致仕卒諡忠宣 七月丙戌監察御史于鰲等言邇
者總理河道工部侍郎趙璜劾奏副使房瑄文皓及通
州趙從龍等指以修河為名輒肆侵剋埋沒卷宗請逮
問俱蒙恩宥免使執法者沮玩法者縱此必瑄皓輩陰
有為之地者乞從璜所奏以杜僥倖之門得旨事已既
往且連及者衆已之 九月辛卯黃河決衝沒城武縣

十二月戊午陞應天府府尹龔弘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山東撫按官奏黃河徙決非常恐妨運

道故也

明武宗實錄

黃河溢山東守臣言狀廷議才識疏通大臣一人往治之僉以公名上聞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理河患底定已卯兼理運道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

御史領敕如故

李充嗣撰工部尚書蒲州龔公墓志
公名弘字元之嘉定人成化戊戌

進士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河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

濬

明會典

七月總河龔弘奏修河事宜一山東河南管河

副使宜於秋冬水汎後同各守巡官及沿河知府會計
一年修河所用物料多少呈總理衙門覈實起派各官
不協力催督者查考黜罰一東昌兗州大名工役頗繁
宜分派山東六府及直隸所屬大名廣平順德真定四
府以均勞逸其隄岸仍令以時修築庶不妨農廢事一
每年修河物料自會計後宜即分令各府州縣領價買

納庶緩急得用而侵隱之弊絕一各處夫役差遣不均
故多有遲悞逃亡者宜令所司通融分派委官管轄赴
工其有路遠願出催直者聽後期不到者罪坐所司下
工部議山東直隸夫役原有定額難以別議如遇河患
非常聽斟酌奏請量添協濟餘如弘奏詔可

明武宗
實錄

胡堯元蒲圻人正德辛未進士謫高郵州同知州運
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
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

乃請訪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為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戊寅陞瑞州府通判

歷廣西參政

胡直作
胡公傳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五月甲辰巡按山東御史朱裳奏城武單縣二城近因河水漲盡皆淹沒乞相地改遷工部覆議從之十二月丙辰敕工部左侍郎崔巖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修理黃河

明武宗
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正月丁未詔自今沿河軍衛有司貯庫椿草夫價銀非闕河道急務不得擅用從管河郎

中畢濟時請也

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五月乙卯

世宗已登極矣

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

史龔弘為工部右侍郎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變遷不常日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岡原築三埽先已決去其二臣茲擬乘水落補築一埽以備衝啗又虞山陝諸水

橫發加以霖潦或決二埽徑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全河之勢湍汎奔騰如建瓴而下不可復禦臣先嘗築隄一帶起自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廣百尺高十有五尺今擬於隄後相距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並如其數即河水溢甚衝越舊隄流十里而遠性緩勢平可無大決水落則仍修舊隄以為先事之防斯一勞永逸計也從之令計畫周詳以行毋妄

費財力

明世宗
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直隸鳳陽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雹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樹株溺死

人畜無算

明世宗實錄

嘉靖二年復決沛縣

淮安府志

是年秋河決大水壞廬舍民多流亡

沛縣志

陶諧嘉靖初為河南副使管理河道立法沿河植柳固隄傍植葭葦採取捲埽以當草束椿木檉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罪紙米俱準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

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苦舟人窘索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詣有司告今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

茲始

呂本撰兵部右侍郎莊敏陶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三年九月己巳工部尚書趙璜言河道事重請復設總理大臣慎選才望專任責成上從之命吏部推堪任者以聞於是吏部言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

章拯可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戊寅徐沛河水溢 十二月丙
子以章拯為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會官治河先是禮
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瀾茫田
廬淹沒請訪求渦河湮沒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
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御史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
不遠於此相度地勢開一渠河立以壩閘設以官守遇
水發分流以殺其勢水小鎖閘以截其流庶幾水有所
歸不為民患且啓閉有時亦不傷運河也時大學士費

宏等亦言黃河之為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為先漢宋以來皆專設行河之官講求治河之策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為三支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之末聞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泛濫彌淪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清河一望

皆水耕種失業遞年租稅無從辦納官民船隻通無牽挽之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河至沛縣沙浮湧塞隨浚隨壅官民舟楫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况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者也為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乃得免於漂沒若不速為計畫將來河復北決意外之慮又

有不可言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戴金亦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年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浚使之流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

以少殺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藥言曹縣梁靖口南岸原有賈魯河南至武家口一十三里黃沙淤平必須開浚武家口下至馬牧集鴛鴦口一百一十七里即小黃河原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須略疏浚此係河南歸德州地方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興工挑浚時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州小壩河丁家道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沁分流支派故道宜於此開浚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以

分殺水勢也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
屢以為言俱下工部議覆言運河國計所關開封大名
地方多有黃河故道不塞則害運河北正今日急務所
以黃陵岡荆隆口一帶築浚之工歲無虛日所幸地居
上流河向東行順河築隄堪以保障是以運道無虞今
徐與豐沛止是民患又居下流若一例施工恐窮各郡
之力不能當全河之勢必欲修治則惟塞支流之口築
障水以護田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牽路宜行各官勘議

被淹之處有支流決口可以築塞堪否築隄障水俾入
正河免致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被水淹沒應否增築
高闊以便牽挽一一勘議會奏施行至於浚賈魯之故
道開渦河之上源則工夫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
帶閘河應築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逐一相度黃河
水勢向背閘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浚之法詔如所議又
以章拯事權未重命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令其督同山東河南淮揚撫按官親詣地方逐一

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應築應浚選委司府
勤能官員鳩工庀事以濟漕運

明世宗實錄

是年黃河上流

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
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
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

明會典

是年夏六月二十七日黃水陷城遷縣治於華山之

陽

豐縣志

明世宗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總理河道侍郎章拯等

言黃河濟漕固為國家之利至於汜濫則為地方之患
今欲築濬分殺以免民患而濟運漕者有二處一曰孫
家渡在滎澤縣北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以引
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
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園寢為患叵測惟考之寧
陵縣北盩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
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
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發丁夫濬治庶水勢易殺而於

園寢亦無所患乃為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拯等議上然
之命拯等刻期舉工 癸亥詔建河神祠於沛縣時漕
河浚通議者以為神助請復其故宇春秋致祀工部為
請從之 九月丙申總理河道工部侍郎章拯考滿再
疏自劾治水無効乞罷不許

明世宗
實錄

行水金鑑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二十三至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三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世宗嘉靖六年十月壬申光祿寺少卿黃綰等言黃河在三代時未嘗為患蓋以水性向北就而道之其流自順故也至於後世引河作渠或以通漕乃不免於隄障而隄障一潰遂不可支漢時瓠子之後道河北行復

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稍得底定至隋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而河始入淮今黃河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夫跨中條而南為河南山東兩直隸所交地勢西南則高東北則下其墊沒也固宜乃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沛河滲流所致夫彭城下邳馬陵諸山皆發跡泰山與蒙羽相接從東轉西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為山阻泛濫原野其為豐沛徐淮

患必然也若不疏道別行患無已時臣以為當於兗冀之間求其兩高中低即中條北條所交者浚之使北至直沽入海乃得免於墊沒夫沛河既去漕河必淤則當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之類洩之上流則泥沙必隨水而去乃開浚為易或謂沛河雖有豐沛徐淮之患亦為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必資於黃河若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實諸泉鍾聚之所宜倍加修浚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則漕河不竭

矣又南旺馬腸湖隄之外為孫村湖者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若決瀦為湖并道漕河改經於此又可以免濟寧高原淺澀之艱矣上以其疏下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議處以聞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能進御史吳仲以聞且言侍郎章拯郎中邱茂中李煌三臣者必不能為陛下辦此乞推總制都御史一人往代之上命戶工二部會議章拯亦言河渠淤塞勢難遽通惟金溝口

迤北新衝一渠可以假道令運船由此進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得旨下工部並議議未決給事中張嵩等言去秋河塞皇上特命章拯邱茂中李煌併力修濬而拯苟且塞責今不得已又令運船由昭陽湖以出夫湖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瀰漫使湖復阻拯何以為計哉茂中煌嘗議於沽頭閘設官專理是二臣亦逆知有今日拯乃抑而不行以至事勢窮迫貽害至此乞罷拯別推大臣素

有心計風裁者往代之上以漕計重大責部臣遷延不
即定議引舟入湖終非長策誠如嵩言請先飭拯等悉
心區畫仍舉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河南山東
守臣及藩臬等俱聽節制復選郎中主事各一人為之
協理并采綰仲諸議酌量可否其徵發夫役調度工費
悉得便宜從事用或不足令戶部處給其沽頭上閘宜
增設主事一人上以為然因讓拯前報運河疏通旋奏
淤塞若遲悞糧運國計何賴茲姑留拯茂中煌等供職

吏部即推擇大臣中有諳古今識地理實心經國者往提督之餘悉如議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尚書李承勛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注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議以為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為之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

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
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
至復淤雖日後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既塞運舟皆由
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廣夏
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膠淺若治湖築隄浚
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為
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隄可成一年即石
隄可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後丁

夫以浚淤土愈浚愈淤勞佚大不侔也按古黃河自孟
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
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
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
不惟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
為便利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
八十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即汲縣衛
河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津懷孟之間擇地形便導河

水注於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
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乃由
徐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
為利二也承勛言黃河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
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但當疏浚其下流防
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為害耳按黃河入運道支流有
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為患自渦河之源塞則
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

橋於是豐沛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闕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愚以為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隄築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為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為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

水甃為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河為尤便然大後
一興為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河工令
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
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
河之說夫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
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
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
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

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
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
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
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
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
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
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為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流緩沙
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滎澤

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長浚以分其上流自汴東南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浚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隄至豐單之黃德賀固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隄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為運道計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隄則沙積復壅不若於湖之東岸滕沛魚臺鄒縣間獨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間不過百餘里

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為湖之東隄令
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為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
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斟酌舉行上從之 十一

月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章拯上疏乞休詔拯還

京別敘

拯字以進蘭谿人弘治
丙辰進士歷工部尚書

十二月辛酉總督河道

都御史盛應期薦蘇州府知府陳文沛才堪治河頃曹

濮河道副使王言以病去文沛可代之上曰可令速往

視事

明世宗
實錄

是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

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
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後命官
即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
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

沛漕復通

明會
典

是年決徐州及曹單城武豐沛等縣楊家口梁靖口
吳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逾漕
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

續文獻
通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遷工部侍郎
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
里糧艘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
韜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為經久計
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即家拜應期右都御

史以往

明史
彙

明世宗嘉靖七年四月丁巳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
期言治河丁夫七萬計工六月約費米十萬餘石乞假

留河南山東二省起運糧米四五萬石就近給工詔如
所請或米已起允許於臨清倉內支用即以修河銀解
還太倉 七月辛卯命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八月辛丑都御史潘希曾言
近沛漕沙淤旋挑旋塞蓋由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
嘗考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
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
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

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遏閘河流水溢為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為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隄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浚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河勢第恐巡撫事繁副使力寡請敕都御史潘垣

嚴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為疏浚尅期成
功功成聽臣閱實具奏上嘉其議從之 八月庚申提
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既奉旨取回遂引疾乞休不
允 九月壬午工部覆尚書李永勛治河議請行侍郎
潘希曾躬親相度或地勢之高卑水勢之增減凡淤淺
衝決之病修築挑濬之宜務得至當期在可久寧過慮
於未事之前毋過悔於已事之後其稱乞遣六部知水
利者二人詣工體察恐希曾聞之自生疑懼且計程蒞

事曾無數日即復別有委托不無傷國家信任之誠沮
大臣展布之氣宜令每月自以所行奏報因事考言萬
一所言不孚一年之後遣科道官從公查勘以驗其成
効即今遣官體察之意也從之 閏十月丁酉河道侍

郎潘希曾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
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并掣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
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
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

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緩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
仍於黃河上流分浚趙皮寨孫家渡二處夫二水兼通
則橫流以殺而運道可保無虞工部覆奏得旨允行

明世

宗實

錄

是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
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又議於昭陽湖東
岸鑿開新河夫役九萬八十時以催督過嚴遂起怨
謗用工四月以弗績坐免

明紀事
本末

明世宗嘉靖八年二月己丑時豐沛苦河患而南北往來津挽不絕民力大困都御史唐龍建議請仍設夫厰於魚臺之穀亭鎮以分沛縣民力工部覆請從之 六月乙酉豐沛單三縣河隄成增設豐縣管隄主簿一員十二月辛未總理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於鄭州增設判官一員專駐其地以防復淤工部覆議從之

甲戌總制河道侍郎潘希曾引疾乞休且舉布政陶諧

副使周忠陳文沛自代不允 乙亥工部都水司郎中

何棟以修河有功陞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

明世宗實錄

是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閘面

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九年五月癸卯孫家渡河隄成命加工部

右侍郎潘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 己酉巡

按直隸御史傅炯言直隸河間十州縣及山東東昌諸

府瀕河之地水勢嚙決不常舊田淹沒者不為除稅而

河壩新墾者輒復起科是地日益遷而糧日益重也請

通融勘處以新田與民補灘地之數計地徵糧庶免重
困部覆從之十一月丙午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
都御史潘希曾奏本年六月以來河決曹縣胡村寺東
衝開一道闊三里有餘東南至本縣賈家壩入古蹟黃
河由歸德州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入運河胡村寺
東北衝開一道闊一里有餘又分二支東南支經虞城
縣至碭山縣合古蹟黃河出徐州東北支經單縣長隄
至魚臺縣漫為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其單豐沛三縣黃

河賴長隄障迴今沙淤平滿民多耕作不復為沛曹患夫黃河由歸德至徐入漕者故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者以濟淺也自弘治以來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然以其出於沛橋亦可資以濟淺以其逼近沛漕又恒有衝決沙淤之患修濬惟亟今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詔下所司知之

明世宗實錄

是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

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

罷後

明會典

是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穀亭三年水俱

不下洩

續文獻通考

希曾提督南贛軍務召為工部右侍郎還朝值河溢

淤漕任事者興新河之後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必

得公代乃可賜璽書兼憲職往蒞事公還甫三月也

既受命誓殫慮畢力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
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
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

上疏

見寶錄

上嘉納焉至濟即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

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洞悉利害
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
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計處
乃復上疏

見寶錄

又言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

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為功從省以計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為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劉司空麟遺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公復書曰黃河為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

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為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浚孫家渡宿遷小河而後荊隆黃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為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為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為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

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橋道塞無

復沙淤之患矣

程文德撰竹澗潘公希曾傳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遷

工部右侍郎嘉靖七年秋總河侍郎盛應期以治新河無功名還命希曾兼右副都御史往代至則條上形勢自單至沛築長隄百四十餘里以障黃河之衝後夫二萬未期年工成帝嘉之增秩二級九年六月河決曹縣分三道東下其經單豐沛三邑者賴長隄障之得無害後沙淤平滿民多耕作其間交口頌之明年召入京歷兵部左右侍郎卒官

明世宗嘉靖十年四月辛未陞山東左布政使李緋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九月壬申工科都給

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瀕河故設鋪舍甲夫使修隄撈淺宜整飭如舊制一各處辦納椿草多侵尅冒費之弊宜加查覈一黃河變遷無常即橫流南出亦宜防其北徙請勿廢弘治中故隄時遣習水者相視緩急預加疏塞庶有備無患一南北管河郎中法當久任及府州縣管河者當居瀕河公廨中專理其職請一切如故事工部覆奏從之 癸酉巡按直隸御史詹寬劾

奏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緋稱疾杜門坐視河患請亟
罷黜以戒人臣怠事者緋惶恐謝不職上以緋任職未

久命奪俸三月

明世宗實錄 緋字廷章
固始人弘治乙丑進士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四月癸卯總督漕運都御史劉節
奏黃河舊通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幸過不
意黃淮二河伏水漲發流沙漫入河口直抵淮安府城
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興工挑濬以拯目前之急更
乞會議長久之策或改河口以避奔流或築長隄以障

巨浸疏入工部議覆令行節等以改河築隄二議虛心
訪究何者可以永保漕渠杜絕後患計定即興工挑濬
毋得後時得旨運河壅塞隄岸坍塌皆因近年管河官
員不行疏導修築所致茲所議俱依擬通行各該管河
官員用心修治如仍前怠惰御史叅奏以聞 八月辛
巳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言黃河水溢魚臺議者皆
欲尋復故道臣竊以為未然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所
以致患之本欲治致患之本必委魚臺為受水之地河

之東北岸與運道為鄰惟西南流一由孫家渡出壽州
一由渦河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
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
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恐
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今豐沛之民纔得
息肩而魚臺之地已經殘破不若弃魚臺為受水之渠
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
處乃易為力且前四處河口除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

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欲乘此魚臺之壅塞今開封府河夫捲埽填隄逼使河水分流以殺其上源則魚臺水勢漸減俟秋水落工可告成并前三河共為四路以分洩之河流庶可無患疏入詔工部會廷臣議之 十二

月甲戌朔總督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自劾乞罷不允

明世

宗實錄

時宗字宗道

晉江人正德甲戌進士

是年夏六月大水溢孟津縣城圯民震恐乃議遷於舊城西二十里聖賢莊經始於甲午春二月訖工於

夏五月

河南通志

朱裳字公乘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癸巳公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敕總理河道時宣府軍士為變陰欲陷之上曰河事非朱裳不可宣府可別著人去時黃河南徙糧運不繼公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上允之未幾丁艱去

明史稿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六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裳自陳乞罷不允十月戊子總理河道都御

史朱裳條陳治河二事一塞黃河之口以開運道夫黃河之當殺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也三支開則河流可去其七其三分自梁靖口迤東繇魚臺入運河謂之岔口冬春水涸之時計岔口半月可塞塞則黃河之水不至其間穀亭鎮迤南延袤二百餘里開道壅淤者可以及時疏浚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河夫黃河自穀亭鎮轉入運河順流而南二日即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亭黃河之利莫大於此但

河流有北趨之勢或繇魚臺金鄉濟寧漫衍而至安平
鎮則運河隄岸為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有壅淤則穀
亭鎮迤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繕築隄岸
增其高厚憂且不細臣以為塞河口者事奇而險借河
流者事平而易請下廷臣議疏入詔裳會同差出部臣
相度處置毋推難避難以貽後患

明世宗
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正月甲子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
裳會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等言黃河自古為患惟

我國朝則借之以濟運渠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衝決之虞臣等考求其策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醜為二渠大陸而下播為九河蓋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況今漕渠窄隘洪閘束捍全河入運勢自不容弘治以前四支分流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已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經趨沛縣又自

沛北徙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竊計
今日河患未可以力勝要在分其流以殺其勢而已今
梁靖口趙皮寨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浚惟渦河一
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
平地注入渦河所宜挑濬深廣導引汶水歸入正河而
於睢州張見口起築長隄至歸德郭村計凡一百餘里
以防汎濫仍時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
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其北岸自河南原

武縣至山東曹縣歷年築長隄以防東北入海守護甚嚴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急為修築兼添築月隄以禦奔潰及照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然以臣等計之其可虞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使塞之其勢既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陵岡李居莊等處不能無患兼恐橫決北岸二也決口既塞徐州迤上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澀三

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隄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
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洩之以壩自城武縣至濟寧州創
築縷水大隄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
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所謂順水
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其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
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
陵皇陵地形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西南三面
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淹浸今宜於祖陵築土

隄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衝決此則事體重
大不敢輕舉者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
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阻滯糧運今宜濬使深廣而
又築隄以防外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
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
等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
澗河馬邏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
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浚海口套沙多置龍爪

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
出魚臺雖曰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且他
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浚山東諸泉以滙於汶
河修築南旺湖隄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
涸雖他日岔河之口塞亦非所慮矣疏入工部覆如其

議得旨允行

明世宗
實錄

行水金鑑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四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
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
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閘面有
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於時有引黃河濬

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
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
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於國無病於民爾吾
何容心哉乃博採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
道凡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
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
至穀亭已悉為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

黃引

河幾四百里濬大有五尺者百二十里餘濬二丈以
上者二百七十里餘功倍費矣濬閘河兼浚南旺築

曹單長隄幾三百里通融
約計浚深丈許功倍省矣
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

雖復旋復淤塞

修之言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
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漸壅

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
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猶存也
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

勞貽後人也

公之言曰引河勞費倍於浚淤一也且
非數月可畢上誤國儲營建之需二也

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匱絕三也縱力引而至旋
必復淤目前億萬之費徒捐而浚淤修閘之勞與費
卒不可免非忠於謀國吾何忍耶
况引之不至至將即淤吾何敢耶
况孫渡新河之覆

轍當鑒耶

孫渡在今榮澤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弘
治二年淤弘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浚矣費

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浚百五十里甲午
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

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三十里舍漕河而開新河費一十餘萬緡卒於中止仍浚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
明驗也 迺議惟濬淤修閘以復先朝成憲為便而

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

是時非惟運期逼近營建木漆

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景泰弘治間之後可以遠期一二年近至八九月也

迺測淤淺

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

役巨期迫公迺先測諸閘自水面至

淤自淤至閘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深即知淤之淺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九尺通融計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議止浚一丈為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為準復置方斗深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稱錘一百四十斤每一筐以泥百斤為準浚河則

以面廣十大底廣五丈通融折算七丈五尺為準浚
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泥一千五十筐為
準復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擡泥止以往迴五十
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三百六十步計之二人每
日可擡泥二百筐然四人擡泥即一人取泥五人總
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
兩月內以一月為陰雨天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
是一人可擡泥二千一百筐即該分工二尺先是羣
議以前此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
十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而茲役止兩月故也公曰
審如是民不堪命矣迺竭心思
定番休以節夫勞兼
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費大省

顧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

南旺每
二年一

大浚役萬六千人羣議姑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
阻迺用前計工法曰六千人足矣委邵君元吉督之

浚倍深倍遠且完修河隄自南旺至長溝六十里築
植柳自長溝至濟寧亦六十里蓋羣策畢効云

曹單長隄以防衝決復沽頭管閘部屬及諸閘官胥
役夫公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
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賜敕有竭誠體
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

制許一切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土畫地

初令下郡下編

夫公曰守令應期無在者興工期逼甚即郡縣急事
後期奈何迺令編夫一以均徭銀數為準即優免無
預矣且逐里順編滿五十人即為一隊至即分工十
丈故始編可省吏姦而至工絕管工者放免之弊

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
罔敢弗協淤深泥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
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
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梢柳斗下取猿臂
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鋤鑷溜沙之工則用兜杓
沙姜石之工則製鋸齒鐵叉尺寸鑿之

泥陷者施隔
子法每州縣

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
杓者以鐵為方口繫布為兜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
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平底而週遭各高寸許
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加鋸齒及鐵叉皆創製也

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
子法塗泥為坎自下倒戽於上出水隄外 濬深泉

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戽併力急濬

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

濬淤甫數尺泉即湧出盡日車戽一夕復滿不能措

手乃併力番休先將下壩徹夜取水歷數坎始達隄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急濬如前法濬河之功莫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

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顧夫役以重濬之

河廣淤深

及黃河舊口所衝之處上為風日所暴僅可勝足尺寸之下悉為極稀油泥隨濬隨墮無復止極濬河之難尤莫甚於此夫役最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鄉爾族助爾少費爾不堪勞即以之顧

後以畢此工毋重困爾也於是衆皆
感悅至有泣者相率竭力底績云
凡閘座之頽廢

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為工甚

巨為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

水易散也

魯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洗大廣浚河底廣
五大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水源也河底

僅四大許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微何吾不
敢徒為觀美也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
阻

培閘面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

運河諸
閘悉前

元及我朝永樂至弘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
如下閘過低則上閘易涸公乃逐閘測其閘面至水
面之高下一以棗林閘為準低者培而平之自閘板
水面至閘石面各以三尺為準其下閘底過低者則

量留底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驟洩而下流底板則
閘上之水益深運舟可直達上閘免中途淺閣真利
及久遠云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

水平法用錫匣

貯水浮木其上而兩端各安小橫板置於數尺方棹
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必於匣
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閘底高低及所浚河
底淺深悉藉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日行泥
淖中遍歷諸閘人不復施植柳六法以護隄岸

曰臥柳低

堪其勞公弗卹也

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

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

湖坡之利埋廢至是雙龍硯瓦雞鳴臺金溝口
留城馬場南旺諸減水閘座皆議復備蓄洩也

築縷

水隄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

河直則水潰故隄以縷之河廣

則水散故隄以束之

且禁鞭撻問疾苦躬撫慰勞飲食

後初興工即禁

各屬不得輒施鞭朴違者即償其責人心大悅豎旗升降以時其飲食節勞佚時薪米騰貴有以為言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少減抑於是商販輻輳終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即撥醫一人隨夫調治公猶慮其未精乃齋服焚香躬製錠藥數萬計復選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攜藥餌逐營遍問疾即療之日一往迴神人胥相罔弗効者且常值之外時勞以飲食焉

宣諭上德曉以

國計至重役民為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日重浚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天子嘉悅晉公

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為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攄忠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

公處穀亭鎮廢菴中

隘室每集衆計事和顏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即納且揚於人又日巡考工隨見指授郎署監司而下悉廬於村舍水濱朝夕督視雖頗面黧變形體瘠損弗卹也

蓋惟計工以定役故為

力甚簡視徭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
民不擾顧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為費甚省畫地分工
完即散遣故人自為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
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
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
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隄縷水隄一萬二
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
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

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
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
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月中旬迄於夏四月初旬財
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三
月亦前所未有也

劉天和
問水集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
門神門尤為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
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

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

石崖為窟植以柏木椿鍊鐵為索橫繫椿上凡四十

餘丈往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為力

朱國楨湧幢小品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二月丙午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請

於曹縣梁靖口東行岔河口添築壓口縷水隄於曹縣

八里灣起至單縣侯家林止接築長隄各一道從之

明會

典載岔河口縷水隄長三里曹單長隄長八十里

七月丙寅遷河南孟津縣治

於聖賢莊避河患也

按河南通志載遷城事於十一年而實錄又書於此想題報在後故

耳

十二月辛亥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村廠增築月隄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澀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黃河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於祥符縣之磐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隄臣等以為

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為重且水勢湍悍衝徙不常其隄岸去河遠者間或僅存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隄及去河稍遠中隄各一道塌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絕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不得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為當上從之

明世

宗實錄

余問水始自中州迺分遣屬吏循河各支沿流而下

直抵出運河之口逐段測其深淺廣狹紆直所向而

後得其要蓋孟津而下夏秋水漲河流甚廣

榮澤漫溢至二

三十里封丘祥符亦幾十里許

而下流甚隘

一支出渦河口廣八十餘丈一支出宿遷小河

口廣二十餘丈一支出徐州小浮橋口亦廣二十餘丈三支不滿一里

中州之多水患

不在茲歟宜預為儲蓄候歲豐人和大加疏導可也

蔡石岡云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

郡邑作隄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

不至流徙已矣石岡雖人也睢河患為甚而其言若

此公天下為心矣 河性湍悍如欲殺北岸水勢則
疏南岸上流支河上策也然支河或不順水勢則雖
開而復淤舊有馬頭埽之制蓋捲埽出河丈餘稍順
水勢連出數埽雖終不能禦然水性極悍一有所觸
即折而他注連觸數埽有壞即補多因之以全岸者
亦不可廢也 黃河舊出穀亭口入運魯橋下至徐
沛間座盡廢嘉靖甲午秋忽一夕遷改然幸分為二
支一北出魚臺塌場口猶賴以濟運

如即南徙則運
河淤滿間座未

復糧運立阻矣

一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州免北衝濟

寧之患

如全出塌場口則逼近濟寧魯橋以上聞座盡壞矣

至十月運舟南還

全河方始南徙二支斷流

若稍遲至春南徙則疏浚無及乙未之糧運亦阻矣

國計所繫神實相焉

以上治河之要摘錄四條

賈讓云隄防之

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水

河底

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下視中州如井然故雖高厚之隄不能禦

而尋丈之水非此

即泛濫矣

城郭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

但不宜近河而宜遠爾歷

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

皆臨河為隄河既改而隄即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

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

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

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十里者

及去

河稍遠者

一二十里及數里者

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

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

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

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卹自

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 凡創築隄

必擇堅實好土母用浮雜沙泥必乾濕得宜燥則每層須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尺許母深取成坑致妨耕種母仍近隄成溝致水浸沒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次鐵尖杵各築一遍復用夯築平隄根宜闊隄頂宜狹俾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母太峻水易衝嚙凡幫隄必止幫隄外一面母幫隄內恐新土水漲易壞

運河通用

中州河北

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往往而衝決蓋修築不堅

一也工程報完已矣管河監司府貳不復省驗二也

甲午春所築隄余巡行親驗之盤石口隄已即衝洗無復形跡原武首面及兩傍各止築尺許中實以虛浮白沙餘舊隄日就坍塌損車馬行人踐踏成路不復率類此爾

巡視完補禁治三也千里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

不決哉自今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式

度長短不一即生弊矣

必

編號必分定州縣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籍備

紀府貳必身親督理指授

築法器具詳見前

工成監司必親

閱實舊隄必委屬時一巡視完補車馬行人路口之

隄必兩箱各築闊厚斧斨觀隄俾車可上下隄面邊箱路口各限以橫埋丈餘圓木上覆以土守隄者每遇踐踏木露即仍以土覆之隄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復決哉是存乎其人爾

運河通用

歷年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為準但地勢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即卑矣

地勢頓下猶可見以漸而下者隄益卑而不覺

矣凡築隄以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為準然必逐段用

平準法打量

余新製水平穩而不搖頗準

因地勢高下而低昂之

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

甲午築南旺湖隄率高一丈報完矣余驗而疑之迺施平

準法其間有地下八尺者然則隄僅高二尺爾黃河之隄若是不亦大可畏耶

否則貽患非

小也但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木表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停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

乙未春浚河修閘之後余甚苦於此必再三躬為之而始效運河通用以上隄防之制四則

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

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
開冀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
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矣不可不審也
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
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
塞近年率為平底而淺兩失之矣 濬河宋人鐵龍
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
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夫役之數而約計然

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為一層船四維各施
椿橛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
濬深數尺即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為一
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若止以船隻
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

運河同

方舟之製非特

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入水卹愛之意寓焉

運河同

疏

濬河泥必遠置河岸四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
用隄者即以之成隄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

河內

運河同以上疏
浚之制五則

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

至底而後見舊以錐刺無益也

同運河

隄鋪夫守隄

防河所繫甚重予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十

百里外者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

坍塌損柳多砍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決而官猶未

知坐失防禦為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鋪居民編當

如徭役已定則將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將別差兌

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易仍將本鋪所管隄岸每夫

畫地分管專令修隄植柳時閱而勸懲之均為徭役

初無損於公家而鋪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

運河同
滄德一

帶尤為甚切以上工
役之法摘錄一條

余行中州歷觀隄岸絕無極

堅者且附隄少盤結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為之憂

虞迺審思備詢而施植柳六法 一曰卧柳凡春初

築隄每用土一層即於隄內外邊箱各橫鋪如錢如

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疎土內橫鋪

二小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隄根直栽至

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隄及新隄不係栽柳
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橛於隄內外自根至
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
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
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用柳椿
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橛先從隄根密栽一層
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
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

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卧栽小
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
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
仍用引櫪密栽柳椿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
用工築實平滿如隄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即平矣
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隄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
外則枝葉綢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
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

舊隄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

運河黃河

通用

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隄以防漲溢之水如

倒岸衝隄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隄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櫪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梢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

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啗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岸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

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直立略不為動蓋信前法可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為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効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止知其為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緘之有為也捲埽斧刀隄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用 五曰漫柳

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
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
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
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隄矣如沿河居民
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
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為效
甚大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照常於隄内外用高大
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隄面

栽植以便牽挽

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丙寅陞總理河道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李如圭為兵部右侍郎 壬申陞右副都

御史于湛以原職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如圭字國寶 澧州人 弘治乙未進士

歷戶部尚書 湛字瑩 中金壇人 正德丁未進士 歷戶部右侍郎

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

明長垣曹蕭等縣以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

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

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即今水患頗大

嘉靖

十五年總河李
如圭治河疏略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七月癸卯命遷河南開封府夏邑
縣城以避水患 十二月癸丑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
御史于湛等言地丘店界牌口楊鐸鋪等水俱入亳州
經渦河漸近壽春王陵且居鄭家口上流易成淤塞無
以接濟二洪若挑飲馬池原淤河身地遠費多宜於地
丘店野雞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四十餘里由桃源集

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既可以截渦河之水入河濟洪復
可以免逼衝王陵之虞工部覆以為便詔從之

明世宗實錄

會典云是年鑿地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七月乙酉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奏原設河夫二千三百餘名今黃河南徙夫役無用量留五百名備修隄岸其一千八百名折銀貯庫以備河道支用工部覆議從之

明世宗實錄

嘉靖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許石橋歸

德閭方殫為河二洪寘壅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
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
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受平賈與伐

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時公

諱紹字孟宣棗

強人開封府同知

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湛祭令水

工表獨以徒四萬塞茭而自蹈橈理楫事徒四萬一
勸赴宙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為常見公凡三月河隄
成纔佐吏數十算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

級李攀龍

滄溟集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胡纘宗疏
言河南睢州考城縣地方新開孫繼口孫祿口各黃河
支流以一分殺上源歸睢二處水患一以灌下流徐呂
二洪以濟官漕議於孫繼口至孫祿口另築長隄及將
考城縣馬牧集等處修堵決口務築高廣堅實密栽榆
柳護之河身既寬土隄亦實大水渙發勢能容受可免
衝決散漫之虞而黃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道可無患矣

疏入下工部議行之 三月己巳改胡纘宗巡撫河南

以原任副都御史朱裳總理河道 五月丙申總理河

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卒賜祭葬如例裳直隸沙

河縣人正德中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出守鞏昌累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幾以憂去起復原任至

是卒裳性峻直有清操歷官三十年攻苦食淡常若一

日有先朝名臣之風焉

明世宗實錄 胡纘宗字世甫泰安人正德戊辰進士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

五十里

明會典

是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後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

河防一覽

是年決睢州野雞岡由亳入渦河二洪告涸漕舟膠阻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同河道漕運二都御史周金郭持平築塞野雞岡濬李景口由蕭縣以達小浮橋凡六百餘里於是渦河堙而河之全力皆入於徐矣

蕭縣志 持平字守衡萬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以旂開支河引水濟洪糧運無阻上悅加秩尋復淤

是時河益南徙

明紀事本末

行水金鑑卷二十四